

Springtime of the Ice Age

易铭余扬 著

冰川期的春天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Springtime of the Ice Age

易铭余扬著

冰川期的春天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川期的春天/易铭,余扬著.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4
ISBN 7-208-05017-1

I. 冰... II. ①易...②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080 号

责任编辑 邵 敏
封面装帧 王小阳

Copyright © 2003 by Yi Ming & Yu Yang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4

by 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hee Publishing L.C.

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雅禾出版有限公司(Yahee Publishing L.C.)授权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冰川期的春天

易 铭 余 扬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3 字数 87,000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,000

ISBN 7-208-05017-1/I·126

定价 18.00 元

引 子

赤日炎炎，我正在半岛^①一个人工智能中心参观访问——其实是想谋份差事，应付生计。在硅谷挣扎多年，从没有近年来这般惨淡的光景：三年中，公司裁员十二次，原本“环肥”的丰腴减成了“燕瘦”的干瘪，如花似玉的容貌更是不在了，像捧着心的东施，一阵风就能吹倒。

人工智能中心是世界一流的尖端实验室，尤其在开发机器人方面独领风骚。但托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福，这两年科研经费被太平洋来的海风吹得一去不返。今天外面酷热，实验室里的空调也不足，热得连那些机器人都受不了，一有科研人员走过，机器们就发出一声低哼，听上去像是：“热……”

怀特博士领着我经过一个庞然电脑，那机器也没放过这个

^① 美国北加州的湾区(Bay Area)南旧金山至圣何西北的区域，位处一半岛，故得此名。该区为广义硅谷的一部分，高科技产业云集。

绝佳的抱怨机会：“热……”怀特博士摇头道：“这是抱怨得最响的一个了，我们就介绍介绍它吧……”那机器果然是有人工智能的，接了口道：“不对，应该是介绍介绍‘他’或者‘她’，我倾向于‘她’，但绝不是‘它’，请问机器歧视何时能止？”又叹了口气：“可惜我老了，即便是‘她’，也是个阿婆了。”怀特博士的头摇得更剧烈：“这个机器是七十年代产品，但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功能。要说机器人的逻辑思维能力，其实近三十年的新产品在理论上并没有大突破，不过在技术上，比如说机器的体形、动作……”

那电脑冷笑一声说：“说到点子上了，我有肥胖症，肥胖症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都有关系，你怎么不说你们嫌我占地方，多少年前就想把我除了，不但不给我退休金，甚至要把我当废铁卖了换点零花钱。要知道连离婚都要付赡养费的，更何况我……慢着，这里有点逻辑错误。”

怀特博士的手机忽然响起来，他问清对方身份，忙捂住话筒对我说：“你自己先和它……她熟悉熟悉吧，我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的。”说着他匆匆走了。

那电脑仍在自己寻找逻辑错误，边找边抱怨：“都是这可恶的天气，热得我胡说八道……要我演示逻辑判断吗？你想问什么？别用中文，我可听不懂。”它见我有些着恼，忙道：“开个玩笑，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。”

我好奇心起，听到“种族歧视”，忽然想到一个故人，笑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？我分明是阿拉伯人，更确切说，我就是天方夜谭里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精灵，你许三个愿吧。我就根据你许的三个愿，考查你的逻辑能力。”那电脑哈哈笑道：“不用了。告诉你个最逻辑的结论，你是精神病，什么天方夜谭，是不是找不到工作，疯了？这样的工程师我最近见得多了。”

“好吧，算你对了。你不肯合作也罢，但你知不知道，我恰好会在老式的 mainframe(大型主机)^①上编程。”

大型主机的编程语言便于控制机器人，于是那电脑语气中再无调侃之味，说道：“糟了！”

确切说，是晚了，我已经将操作指令大致看明白了，键入：“请许三个愿。”

电脑屏幕显示：“天太热，我希望来个冰川期。”

我心头一动，键入：“请解释‘冰川期’。”

电脑：“判断一：你很无知，连冰川期都不知道；判断二：冰川期，也叫冰河时代，是巨大厚重的冰河覆盖地球的一种地质年代。鉴于你如此无知，大概还需要我特地指出，冰川期的气候并不好，冷得要命。地球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冰川期，最早的一次大致开始于五亿七千万年前，最晚的一次，地质学称为更新世，开始于一百八十万年前，到一万年结束……我怎么感觉到你的身子在微微颤抖？是冷的吗？这里分明热得像地狱……我知道

① 旧的人工智能项目多在 mainframe(大型主机)上开发。

了；逻辑判断三：硅谷最近一次的冰川期起于 2000 年下半年……那年夏天的空调比今年的凉快多了……到哪一年结束呢？我不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你还真有两下子。”键入：“少废话，请许第二个愿。”

电脑：“你知道我很不受重用，只能陪你这个 loser（没出息的）胡说八道，这第二个愿，希望能重新得到重用，我事业的第二个春天早日来临。”

我心头又是一动，键入：“请解释‘春天’。”

电脑：“判断一：请不要纠缠我了！如果你连‘春天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没法交谈下去，我们已经不适合对方了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我父亲不同意我和你再见面，我们分手吧……”我一个劲地敲回车，“她”终于又显示出：“判断二：根据气候学，春天，是介于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，在北半球，正常情况下，春天比冬天暖和，比夏天凉快，万物生长。”

我心头动了第三次，键入：“请证明‘冰川期’和‘春天’的逻辑关系，一定要是‘包容’性逻辑关系，不能用‘排斥’性关系糊弄我。”

电脑：“我先许第三个愿好不好？”

我键入：“可以。”

电脑：“这第三个愿是：请不要折磨我了！”它忽然发出一声大吼，另几台热得昏昏欲睡的机器人顿时清醒，小声哼哼着，听它继续发脾气：“让我明白告诉你，‘冰川期’和‘春天’只有‘排

斥’关系！比如‘冰川期’有没有‘春天’？没有！‘春天’的气候特征会不会显示在‘冰川期’里？不会！如果你非要我找出‘冰川期’和‘春天’的包容性逻辑关系，我们将没法交谈下去，我们已经不适合对方了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我父亲不同意我和你再见面，我们分手吧……”不远处，另一台机器人说：“难怪它，怀特博士的女儿给它装过一个女孩子与男友断交的程序，所以他对谁发脾气都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。”

我想了想，对那台要跟我断交的机器人阿婆说：“如果我告诉你一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，帮你找出‘冰川期’和‘春天’的包容关系，咱们就继续交谈下去，好不好？”

1

李杰瑞和女朋友黛比最早到了高家。陈洁颖从 COSTCO (美国仓储式超市) 采购回来, 见客人已至, 忙将刚买来的什锦寿司放到餐桌上, 招呼说: “先随便吃点, 垫垫肚子。我丢三落四的, 刚才想起来忘了买寿司, 就唱了出《空城计》。”又看着从楼上匆匆跑下的丈夫高强建, 埋怨道: “你这个人, 在家也跟不在似的, 也不招待招待杰瑞他们。”杰瑞笑着说: “不用啦……”又吐出一串英文, 像是收音机忽然换了台: “我们在看那座山, 你们家有这样好的风景, 黛比妒忌得要命。”杰瑞是个 ABC (American Born Chinese, 在美出生的华裔), 勉强能说些国语和广东话, 只要句子略略繁复, 就要换成英文, 因此根本没明白《空城计》是哪首流行歌曲。黛比家在香港, 享受了一夏的加州阳光, 过两天就要飞回东方之珠。英文里没有真正“羡慕”一词, 有的只是“妒忌”, 乍一听, 难免让人心里忽悠一下。陈洁颖来美国已有些年头, 听了杰瑞的话心里受用, 也望向窗外: 那丽山入眼, 确是郁郁

葱葱，自山脚向上，是片顶天立地的道格拉斯冷杉林，半山腰起，壮硕的松树们似乎无力登攀，让位给了重重叠叠的各色灌木。只是渐至山顶处，草木稀疏，又因常领受日光过分的热情，泛着枯黄之色。这垂直的逆向退化，仿佛所有硅谷公司的管理层生态，越往上，越乏良善之辈，尽是尔虞我诈，满腹机心而毫无实才之徒。

怎么好端端地又想到那上面去了？陈洁颖收回思绪，看着丈夫一脸憨厚地和杰瑞寒暄，心里轻轻一叹。高强建失业已有整整十个月，近日常自怨自艾说，十个月，都够怀成一个孩子了，只不过怀孕是初期痛苦，日趋平淡，最后一咬牙，便彻底解脱，换来欢欣和尿布无限；而待业是初期平淡，越往后，越如坐针毡，已远非痛苦二字可描摹，除了忧郁症，别无所获。

黛比忽然又问了一句：“这房子这么好的位置，一定花费不少吧？”这一问钻心，反倒将陈洁颖激励起来，想起为了今天这party，厨房中还有千头万绪要理，忙系上围裙，开始忙碌。

李杰瑞早听说高强建难产有日，没有似黛比般莽撞地提起这房子。高强建则因为难产有日，唯恐李杰瑞提起这房子——两年前买房，花了近百万，为的是这里有个好学区，三个孩子的前程有靠。高强建高中读的是省重点，大学读的是全国重点，明白千里之行，始于“出身”的高低。这荒唐的真理，过去只当是中国“发展中”教育体制的无奈，在湾区住得久了，方知原来天下大同：学校如父母，多少能暗示孩子的命运，于是咬了咬牙，买下这

依山而不傍水的中等华屋。

只是好景不长，硅谷的“冰川期”毫无征兆地降临。

百万年前的冰川期，据说是恐龙和猛犸象先死；二十一世纪硅谷的冰川期，却是小猫小狗首亡。英特(Intel)、惠普(Hewlett-Packard)、SUN 这样的巨无霸尚能不甚巍然地屹立，而高强建所在的公司太小，又傍的是电信(telecom)，昨日还算性感，转眼已人比黄花瘦，垂死时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。CEO 宣布公司倒闭的决定时，高强建心想：当年是发了什么神经，放着惠普的“社会主义大锅饭”不吃，跑到这小公司来？

三年之前离开惠普时，没有人批评他发了神经，因为当时硅谷的九个太阳似乎永不落，曝晒之下，又有哪个头脑会不热？Startup(初创公司)，IPO(首次公开发行股)，VC(资本风险)，湾里湾外的海水已经沸腾，老公司还只是锅温吞水，还保留着论资排辈和官僚主义的陋习，他的出走，是林冲夜奔，“弃暗投明”，老友们都为他额手相庆。更何况新公司不要“投名状”，反有 35% 的加薪和上万的配股保证“光源”。如今公司关了门，光源断了，他只能在更黑暗处难产。

刚开始待业时，他还常常提醒自己，“要保持平常心”，或者，“调整一下，准备东山再起”。但随着大儿子迈克的鞋码一日日递增，他逐渐明白：当年，谢东山那样的人才毕竟寥若晨星，而今日硅谷下岗的软体工程师比互联网上的文学青年还多。偶尔听说有公司在招人，他上网将公司的背景读完，E-mail 发出简历，

却立时被退了回来：申请的人太多，那公司的邮箱已撑破了！如此被折磨几十次，菩萨也要去看心理医生。他开始失眠，又怕打扰了陈洁颖，只好悄悄下楼，站在厅里的后院门口，对着黑黢黢的山发呆。一次女儿辛迪睡到半夜，下楼来偷果汁喝，黑灯瞎火里撞见老爸，只当见了鬼，惊魂一叫，满房皆惊。高强建只好哄孩子们说，Daddy 自幼酷爱天文，今晚特地爬起来看星星的。大儿子迈克揉着迷蒙睡眼，指着窗外乌云密布的天：“天上没有星星啊？”

陈洁颖向窗外望了几眼，也没看见星星，只好安慰丈夫说：“我的工作不是还没有丢嘛，你不要这么消沉，我就不信这 High Tech(高科技)会再也起不来了。”为了解忧，她又风情万种地撩拨他，两人亲热爱抚一番，春意渐浓，关键时刻他不行了，就像电视上戒烟广告里那个男人似的，一脸沮丧地起身坐到床边^①，叹气说：“我还真是怕它再也起不来了。”也不知是在说哪样。陈洁颖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，是到了该认真 take care of(照顾)这一切的时候了。

两人是大学同学，在现代婚姻中该算是青梅竹马。陈洁颖长得高高大大，高强建却是个瘦小身材，因此大学里“高仓健”这个外号纯属贬义。两人大学毕业不久便结了婚。按照一个美国友人的说法，两人在一起，般配！陈洁颖可以 take care of(照

^① 加州健康服务部门的电视公益广告：吸烟会导致阳痿。

顾)高强建,此话一语双关,一是说陈洁颖像个大姐,会照顾人,二是说打起架来,高强建会吃亏。

陈洁颖上班时仍想着老公的情绪,三番五次打电话回家,柔声蜜语地抚慰他。正巧同事卡尔因听到公司要裁人的谣言,未雨绸缪,在看失业心理学的著作,陈洁颖一番同病相怜的诉说后,借来书翻看。要说世上心理学的书,一半是害人的,一半是救人的,陈洁颖诚感上天,借到一本救人的书,细细读了几天,便开始筹划今天这个 party。

原来书上讲到,赋闲在家的,一定要多做社交,否则必伤心理。高强建本就不善社交,待业数月,白日里见不到一个人,怎不闷煞?开个 party,一石多鸟:宣泄感情,加深友谊,获取信息,刺激经济。但开 party 又不是个简单的任务,什么形式,什么时间,做哪些菜,请哪些人,都是学问。请哪些人呢?两人定居湾区已有七八年,认识的人还不算少。老公现在最多的是苦水,不如请一帮都在待业的老、中、青年,一起哭诉,就像癌症病人们参加的互助小组(support group),那心理学著作上说,有临床效果的。而且这样的待业朋友在湾区一抓一大把,又都有用不完的时间,绝不会找出一堆比 X-档案^①还怪的借口推搪。

可她转念一想,老公可不如自己开朗,和一伙牢骚满腹的人聚在一起,以惨痛的经验互相刺激,会不会越聊越觉得前程无望

① X-档案是美国著名科幻连续剧,以怪力乱神的故事为主。

呢？不如找一群健康活泼，尚有饭碗的朋友，高强建现在要的就是朝气和激励。但她又一转念，很快否定了这想法：人最怕往上比，有些朋友还特别爱招摇显摆，唯恐别人不知自己还在为资本家卖命。丈夫在这些人面前，会不会更自卑，结果心情更郁闷呢？

这回轮到陈洁颖失眠了。

总算有心人得偿，这一天陈洁颖忽然福至心灵：真是当事者迷，请一半待业的朋友，再请一半有工作的朋友，不是两全了么？即有人倾听诉苦，又有人安慰鼓励，怎么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竟迟迟没想到？陈洁颖在甘甜的梦中露出了微笑。

2

门铃不断被揪响，中等华屋里逐渐充盈起来。

季岚进屋后，便直入厨房，和陈洁颖并肩作战，嘴里依旧骂骂咧咧：“小赤佬越来越勿像样子，现在 Mountain View(山景城)的 public school(公立学校)真勿灵。”

原来季岚一进门厅，看见高家七岁的女儿辛迪玲珑剔透，猛然想起自己只有两个犟头倔脑的儿子，日后老来必无人体己，又羡慕又憾，忍不住尖声叫道：“辛迪，你越来越漂亮了！”不料她身后的威廉冷笑说：“Mom, you are so phony! (妈，你真假!) 直接说她是 Britney Spears 好了。”威廉是季岚和胡成章的大儿子，今年十四岁。十四岁的少年尽是和世界为敌、同自己搏斗的真勇士，威廉自也不例外，愤世嫉俗，行为乖张。本来，他今天是死活不跟着父母出访的，但季岚冷笑着提醒他，不出门的后果是要和爷爷、奶奶一起呆在家里。混迹于一群陌生人之间，还是和爷爷奶奶大眼瞪小眼？他权衡之下，还是“屈服”成行。直到坐入

车中，他才发现爷爷、奶奶也要同去，真相大白之时，已被挤在后座上动弹不得。他因此痛不欲生，对老妈两面三刀的治国手段深恶痛绝，刚才那一句冷言奚落不过是报复的序曲。

季岚把公公、婆婆带到高家的 party 来，并不全是为了蹭一顿饭，这只是个顺带的好处，最要紧的是让二老有个返老还童的机会。

二老出国探亲前，胡成章就在电话里嘱咐过，接他们来是让他们“受受洋罪”。但这话变成了耳旁风，二老完全为受邀的喜悦冲昏了头脑。也难怪，儿子远渡重洋十五年，他们这还是头一次来美国。最初那几年，儿子边读书边打工，日子艰辛；奔了小康以后，做会计的儿媳变得更精于会计，忙于减支节流，二老浑浊的秋水望穿，邀请函还是迟迟不发。

“9·11”恐怖事件后，好一阵子没人敢乘飞机。一日季岚浏览报纸，见广告曰：“跳楼跳飞机大跌价，旧金山至上海，往返只需五百八。”果然是近年来少见的好价钱。她想起公公、婆婆每次通电话时都要百般暗示，偈言谶语，说的都是一个意思：想来美国看儿子望孙子。她此时心一软，咬咬牙，订了两张大半年后的票。拿到账单后，她又有些肉痛，和丈夫商量，想让二老copay（共同支付）^①。胡成章光了火：“依想得出！卖保险的也没依精刮！唔哪能好意思开口？”胡成章从来不光火，因此偶一爆

① 保险用语，指客户方在每次使用保险服务时同意支付的部分金额。

发，撼山震岳，季岚果然受了震撼，有了些内疚。但肉痛轻易难平复，她找陈洁颖倾诉，直到听说高强建的父母来时，高家花了更多的钱买机票，甚至还买了医疗保险，耗资甚巨，她才舒服了许多。

胡家二老十五年的等待和梦想终成现实，只顾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，忽略了心理准备。一到美国，看什么都新鲜，走到哪里都好玩儿，便让儿子续签了三个月。谁知再一个月下来，二老竟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“寂寞”的滋味：儿子、媳妇白日子里都要上班，有时还要加班，难得陪他们四处旅游。前一阵两个孙子虽在家，但他们打电玩、看电视、聚朋会友，和二老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胡成章领着他们认识了邻里几个老人，好一起玩麻将。可是众老打牌一定要押美金，胡家二老身边只有人民币，众老只好请他们“靠边坐”。胡家的美金都捏在季岚手里，二老不好开口，憋了数日，终于拐弯抹角地让儿子知道了没有美金就等于没有社交的真理。胡成章的零花钱本来就少，只好做贼似地塞了十块钱给他们。二老有了钱，抖擞上台。不料这麻将台也是欺生的，二老对台湾麻将的玩法又生疏，肚里一碗泡饭尚未消化，十块钱便输了精光。

丑事传千里，二老虽左遮右掩，还是让季岚知道了。硅谷的冰川期到来后，苦难家庭的故事季岚听得多了，涵养也好了，强忍住了怒火，只淡淡说：“最近电视不是蛮好看的，你们每天早上散散步，然后就在家休息休息，娱乐娱乐吧。”